

散文

西湖八月
残荷不残

■李艺冰

农历八月，北方的气温早已随着不带含蓄的秋风的到来直线下降，可江南的人间天堂杭州却依旧保持着摄氏30度的高温。西湖边，熙攘的游人和明媚的阳光，让人们丝毫都感受不到秋的萧瑟。

或许能让人惟一感到秋天已经来临的是那已经瘫倒在湖面上完全没有盛夏时的生机和活力的残荷。

荷是西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湖十景之一的“曲院风荷”就是以夏季观荷为主题。所谓“曲院”原是南宋朝廷开设的酿酒作坊，南宋诗人王洙有诗赞曰：“避暑人归自冷泉，埠头云锦晚凉天。爱渠香阵随人远，行过高桥方买船。”虽然现在的西湖已不再有当年的酒香，可每年盛夏湖面上的红莲、白莲、重台莲、洒金莲、并蒂莲等等名种荷花，一齐开放，莲叶田田，莲花朵朵，菡萏妖娆。荷花开得盛大开得热烈，人从桥上过，就宛如在荷中行，人倚花姿，花映人面，花、人两相恋，这一派迷人的景色自然引得游人流连忘返。

可现在，夏已远，步履匆匆的游客也再不去注意湖面上盘枝错节的残荷了，残荷也就显得有点死寂，有点萧索，死尸般毫无生机。可古人就有云：“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现代的游人们总是没有工夫停下来仔细看看残荷，其实她又何尝没有自己独特的风采呢？

看吧，虽然已不能再像往日傲首挺立地托着巨大的荷叶开着硕大的花朵，残荷依旧高高低低错落有致，层层叠叠耐人欣赏。荷叶已经在时间的渲染下失掉了盛夏时的碧翠，变成了有些干枯的黄色。荷叶边缘微微卷起，像极了江南小镇的走廊里挂着的山水画卷，潮湿却又韵味十足。昔日饱满的枝茎变得干瘪、弯曲，她饱经了风雨，蜷缩着身体，时而还会随着微风力不从心地颤颤巍巍，却总也不愿折断也不愿倒下，仿佛是要誓与风雨一决高低。

骨瘦嶙峋的残荷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坚强地或立或漂在水面上，可终究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将慢慢坠入湖底，与湖底的荷泥融为一体。这不禁让我想起了龚自珍的一句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首诗不也是在赞美残荷吗？她虽已老去，却不愿离开，为了来年更加盛大的美丽，她情愿腐烂，把自己的身体化作下一代的营养，永久消逝在茫茫的湖面上，悄无声息无怨无悔。

想到这，我忽然觉得残荷不残，她只是拥有了太过短暂的生命，不能为人们带来长久的美丽，不得已身体才变得凋残。可是她的心却永不凋残，她选择了轮回，选择用自己自己的身体去创造下一个“曲院风荷”的美丽。



散文

庄子伴我度长假

■霜儿

隔着两千多年的时空，庄子直逼我的心灵深处。

他用两千年前的语言，说出了两千年后我的感受。

读到“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唯止能止众止”（《庄子·德充符》）这句话时，我会心一笑。

记得几年前自己曾在一篇小文中写过：“浮躁的心真正沉下来读书时，会找到宁静，而只有宁静的心灵，才能够感受到江上的清风和松间的明月，才能体味到自然的乐趣和平凡的幸福。要知道，流动的水只知前行，平静

的水才照得清自己。”

文字真是一种神奇的东西，如此紧密地将相隔如此遥远的人联结在一起，让心灵没有一丝距离。

天性不喜凑热闹，十一长假，不想踏上旅途去感受名胜的喧嚣，就静静地和家人在一起，或是独自沿着一弯秋水，走向庄子。

穿着草鞋的庄子，从属于他的那个长满青草的时代，慢慢踱到我的面前，让我清晰地看到他：他的心是透明的，却不简单；他做事不合礼法，却不无情；他看

起来癫狂散漫，却不失可爱；他或笑、或闹、或嗔、或怒，本真澄澈得像个孩子……

真想换上一双他亲手编织的草鞋，拉着他的手，走在秋水畔，与他谈天说地。

真想掬一把秋风，安抚他草鞋里露出的脚趾。

真想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下去，把一个人的河堤走成两个人的河堤。

能够拥有一个懂得自己的人，你想说的话他已替你说了出来，你想做的事他会微笑着点头赞许，该是多么幸福，也是多少

人梦寐以求的啊。

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讲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一个人特别想找到另一个人，找他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想告诉他一句知心的话，偷情、杀人、流浪，都是为了找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

为了寻找一个可以说一句话的人，可以付出一生。值得吗？

值不值得，都是心灵的选择。人不只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更是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

这个假期，我就让自己活在庄子的内心世界里。

散文

学会感恩

■高美兰

每天早晨上班路过广场时，我都会在广场吃早餐。

广场上卖早餐的有十多家，在靠西侧卖煎饼的是一对30岁左右的夫妻，男的个头高高瘦瘦的，女的个头不高，但十分丰满。卖豆腐脑的是位白白胖胖的大嫂，说话嗓门挺大，每次看见我，离老远就大声问：“今天的豆腐脑放糖还是要豆？”她问我时，根本没看过我，而是低着头把一碗碗热气腾腾的豆腐脑从蒸箱里端出来，放上糖或者五香豆，一碗碗端到顾客面前。她把豆腐

脑放到桌子上的同时，随手擦一下桌子。本来桌子就是干净的，她还是要再擦一遍。有时，我怀疑她是不是看见了我，是不是与我说话。为证实我的想法，我故意不搭她的话。她就接着说“和以前的一样，什么也不放。”原来她是和我说话，因为我从来不放糖、放五香豆的豆腐脑。我在这吃早餐，已经有三四年了。我不到别家去吃早餐，一是因为这的味道比较清淡。二是因为卫生。

一天早晨，我起床晚了，来到广场已八点了。我见煎饼摊上

吃饭的人在排队，就来到那家老夫妻的煎饼摊前，对老人说要一个煎饼，外加一个鸡蛋、一张豆腐皮。大叔做好后，抽出一个食品袋套在外面递给我说：“姑娘，别把袋口扎上，煎饼太热，捂了就不好吃了。”我对老人笑笑，算是回答他了。我接过煎饼，放在车篓里，把钱递给老人。在老人接钱的同时，我分明听见一声“谢谢！”

我疑惑地看着老人，老人是在谢我吗？不会吧？我又没给老人什么帮助。我回头四下看看，

老人身边除我之外，并没有第二个买煎饼的。

第二天，我没有去光顾煎饼摊，而是去买老人的烧饼。这次买老人的烧饼，是想证实一下昨天听到的那声“谢谢”是不是真的。

我来到老人面前，对老人说买一个烧饼，外加一个鸡蛋、一张豆腐皮。当我接过烧饼，把钱递给老人时，又听到了老人说“谢谢！”那声“谢谢”声音很低，但我听得却十分清楚。我愣愣地站了一会儿，问老人：“为什么谢我？我又没帮什么。”老人抬起头看着我，笑笑说：“应该谢你呀，姑娘。你不买我的烧饼，我就卖不出去，烧饼卖不出去，我们全家就没饭吃。咋说没帮什么忙呢。”听了老人的话，脸一阵发烫，我怎么就没想到谢谢老人呢？如果不是老人的烧饼，我不就得饿肚子吗？难道老人没帮我一个大忙吗？

由老人我想到了母亲。母亲生前也是做小生意的。母亲的那个破旧的架子车，载着我们全家的希望。母亲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炒花生、瓜子，变变蛋。她一个人再忙再累也从不从六点半之前叫醒我们帮她的忙。从我记事到我出嫁，我都不知道母亲起床的具体时间，只知道我起床时，母亲已把一天所要卖的花生、瓜子炒好装在车上，还把早饭为我们准备好。我也不知道母亲是几点休息的，只知道我下晚自习回来进入梦乡，母亲还没有回来。但我从没有感觉到母亲的辛苦，只知道没有学费给母亲要，没衣服穿让母亲买，放学回来见母亲没把饭做好就丢脸色给母亲看。可我对母亲所做的一切，从没想到过感谢。母亲去了，我们哭倒在她的坟前，却没想到对母亲说一声“谢谢”。

我们总认为父母对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是天经地义的。当母亲把做好的饭菜端到我们面前时，可曾想到对母亲说一声“谢谢”？当父亲拿出带汗水的钱给自己交学费时，可曾想到对父亲说一声“谢谢”？当我们坐公交车上下班时，可曾想到对公交车司机说一声“谢谢”？当我们吃着手中可口的饭菜时，可曾想到对农民、菜农说一声“谢谢”？可曾想到对生养我们的黄土地说声“谢谢”？

老人的烧饼味道早已不记得了，但老人那自然吐出的轻而又亲的两个字，却如昨日一样，时刻在耳边响起！我们应该学会感恩，学会在感恩中生活。

组诗

白云,白云

■蒋建伟

白云,白云

把一颗心
一块一块
掰碎

把一场大雪
一朵一朵
想白

三个小时的航班上
比一颗心更低的是草原

杀芝麻

芝麻熟了
整个豫东平原就香喷喷了
就像老天爷不小心 放了一个屁

把大片大片的芝麻砍倒
把沉甸甸的芝麻们倒立
把芝麻和芝麻
放在一个大簸箕上碰撞
把绿荚里的芝麻一粒一粒倒出来
倒在簸箕里
就叫“杀芝麻”

白金似的芝麻
浑圆浑圆的芝麻
塞进嘴里一嚼
香喷喷白花花的水水呀
像娘的奶

杀完了

照样被打成一捆一捆
照样三捆一扎堆
三捆一扎堆地支起来
支在无边无际的原野上晒太阳
晒够了
我们再接着“杀芝麻”

杀芝麻
芝麻不仅不哭
还一个劲地放香喷喷的屁
逗我们

满满一架车豆子

大豆大哥
绿豆二哥
豌豆三哥

他们很不听话地在麦场上吵架
他们三兄弟谁也不服谁
他们牛烘烘地对我说
去！老四
上一边去——

就像分家
爹说
这6亩地18袋的豆子
多像你们的羊屎蛋子呀

扁食

扁食是饺子的弟弟
扁食扁得像月牙儿
扁食馅是鸡蛋韭菜豆腐细粉葱姜做的
扁食里没有肉

14岁
扁食是一个小月亮的对折
是娘把一年分成的12份
是泡在碗里的一汪汪月光

我们躺成了一个平原的睡状
一翻身
又躺成了一个扁食

狗叫声

狗把路叫软了
狗把贼叫醒了

三万里庄稼三万个娘
看不见呀摸不着
三万里庄稼八千个村庄
一口口馍呀一碗碗汤

狗把爹叫矮了
狗把夜叫长了

等到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回村
想说的话 狗都替我们说了
等到我们长一声短一声地喊门
该找的人 狗都替我们找了

一个人的名字被狗熟练地叫起
叫着叫着 就变成了
一个个秘密
散落在三万里庄稼地里
就像白云们没爹没娘
没爹没娘啊——